



张树铮教授在滕州遴选发音人



滕州方言发音人现场录音

## 7位方言发音人留住“最土滕州话”

### 滕州方言被录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为我市首批

本报讯(记者 张亚宁 谢忻)12月27日,记者从滕州教育局师训科的宋萍处得知,省方言调查组近日将来滕州对老年滕州方言发音人最后一次进行补录,这意味着滕州方言发音人即将确定,滕州方言的录音整理入库工作也将完成。省语委办将向7位滕州“发音人”颁发证书,他们的声音也将作为经典滕州话纳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被永久留存。另外据悉,山亭区的海选工作已经结束,正等待专家组的遴选。

据市语委办工作人员王溯介绍,为全面掌握语言国情,加快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抢救、保存衰危的语言及方言,并向社会提供语言资源和口头文化资源,国

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根据省语委、省教育厅关于数据库山东库建设工程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枣庄市的方言调查工作于2014年底正式开始。全市以五区一市为调查点分别开展调查工作,2017年年底完成全市6个点的有声资源采集工作。今年年底,滕州将是我市第一个完成该项工作的调查点。

今年1月份,山东大学张树铮教授率领他的调查团队第一次到滕州遴选方言发音人。为了保证遴选的效果,滕州教育局师训科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宋萍和她的团队广泛宣传积极发动,市民热情高涨,前来报名的达到六七百人。让人意外的是,报名的不仅有老年人,80后、90后占比更多些。

后经过多轮筛选,通过讲故事《牛郎织女》20分钟,1000个汉字、1200个词语、80个例句的朗读,40分钟的会话,初步选定了老年发音人,男女各1人;青年发音人,男女各1人;地方普通话发音人3人,共7位发音人。

目前,绝大部分“滕州发音人”录音录像部分已结束。张树铮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方言发音文字稿手写版和电子版的整理,将滕州方言“青女”、方言“老男”、方言“青男”和方言“老女”的地道滕州话和地方普通话发音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并纳入有声资源数据库。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一项全国性工程,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全国各地语言文化的保存有着重大的意义。

## 对话民俗专家山民:方言俗语亟待抢救

□ 谢忻

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征集发音人工作在我市全面展开。“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主要为全面掌握我国语言国情,加快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抢救、保存衰危的语言及方言。

为了了解我市方言的基本概况,《新视听》记者采访了原枣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山民老师。山民曾发动和组织了我市民间文学抢救工作,搜集和编辑千百万字的珍贵资料,曾多次参加全国文代会和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为地道的枣庄人,他关心关注并热爱着枣庄方言。

记者:您对方言俗语都有哪些关注?

山民:我对方言的关注起于1968年到1974年的6年农民生活。此前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实际上在学校时间多,在家时间少,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学普通话,这里的普通话不是指语音上,而是指语法和词汇上。在农村劳动的6年,天天和乡亲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交流全是方言。再加上自幼喜欢文学,就特别注意到了方言俗语的生动性、丰富性、准确性。

1973年我以黑五类子女参加高考,以考区总分第一、英语全市第二的成绩被山大外语系录取,因父亲右派息案未被录取。母校约代课一年,后参加全市民兵斗争故事写作,开始走上文学路,就更加注意搜集方言俗语。1986年在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影响下,在枣庄发动和组织了枣庄市三集成工作。在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搜集,方言俗语成了绕不开的话题。借此机会,我对鲁南方言开始了简单的学习和研究,从而在三集成工作中,时时处处强调方言俗语的重要性,要求所有参加三集成工作的同志,都要认识到搜集和保留方言俗语的重要性。也是在那个时候思考了保留鲁南方言的价值。因为在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时常常方言俗语记录上的困难,有的是字典有字,但因地方读音不同而找不到的,有的是字典上根本查不到的。于是就同当时几个同事徐高潮、杨传珍、沙朝佩等商量,并依照方言造字规律考查出了一些方言的写法,保证了枣庄市民间文学三集成的质量,做到“忠实记录”。在保证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同时,也活生生地保留了一大批鲁南地区的方言土语。

记者:什么是方言?

山民:在实际生活中,所谓方言是个相对的概念,就是相对于官话。今天的普通话,历史上称官话,学术上称共同语。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中国共同语。

在历史上不同的朝代,洛阳话、建康话、长安话、南京话都曾经充当过官话。而元代、明后期、清代、民国到新中国都是用北京话作为官话的基础。

也就是说,方言其实是没有被用作官话的一个地方的语言。

比较学术的方言的定义是: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它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

记者:鲁南方言的价值有哪些?

山民:所有的语言的价值,最大部分就是社会交际功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包括跨时空的交流。所以方言的交际价值就不用说了。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强调抢救方言的重要性,在于方言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表现在方言的生动性、丰富性、准确性。

比如鲁南方言俗语,在表现力上要比普通话说话大得多。

1.先说生动:从方言词汇来看,“秧秧”形容做事磨蹭,不利索,费时间;“板整”形容物体整齐,或人的整洁;“估则儿”不实地测算,大约地估计;“吐口”,是答应,承诺;“满攥”,总共,不超过;“马时”,很快。“乌眉皂眼”,色泽不鲜艳,不清爽;“发物”容易引起旧病复发的食物;“晒太阳”,晒太阳;“就劲儿”,趁便,乘机,顺势……

从俗语来看,比如“一头挑水罐,一头挑火罐”形容一个人多事,挑拨是非;“一个小鬼掐两半截”形容两个人是一路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和尚赚钱,木鱼子吃亏”形容一个人赚了便宜,另一个人或者其他的人倒霉了。“常赶集没有碰不着亲家的”就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会湿鞋”的意思差不多。

2.再说丰富和准确:比如程度副词,相对于普通话的“很”,有很多表达:须绿,血红,煞白,簇黑;红不余的,红不叽的,血点的红;甜丝丝的,甜不叽的,甜不嗽的,稀甜,蜜甜。

还有最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方言的词汇量都是普通话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是普通话说话的土壤。

○历史价值

方言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像考古遗址一样,一层层堆积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比如发音,鲁南话的唇齿音,比如大家常用来取笑的猪,树,老鼠,出喽出喽地,吐(方音杜),

“衔着虫子吐不出水来(也作衔着冰冰吐不出水来)”,这些发音今天觉得它很土,很俗,谁这样说就觉得很丑。其实这都是上古发音的遗留。那个时候许多地方都这样读。

再如,滕州说酒盅子,叫酒函子,是很古的词汇。洋车子,洋油灯,洋烟,洋火,都有一定的历史的影子。

方言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也隐藏着历史的信息。比如:这个人跟夜马超样,哭得跟刘备样、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都是从三国人物演化来的。材坏,这是从木工术语来的;发物、上火、七叶子(中医认为肺有八叶,七叶子就是少肺,少心缺肺)是从中医术语来的;半吊子是从贸易术语来的,因为一吊铜钱是五百个,半吊子,就是不完整,引申为做事不够标准,不成熟。所以也叫二百五。半熟,之所以是骂人的话,其原意就是在娘胎里没长好没长足,同样骂人的话“回炉”就是没烧熟的东西重新放回炉里烧,就是重新打回到娘胎。

有些方言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如割喉、胳膊、咋呼都是来自于满语。胡同(鲁南读古洞)、耷拉(搭拉)、赛(sai一声,好的意思,元代进入汉语作赛银、洒因)、胳膊拜子(膝盖)、恶应(讨厌)、虾腰(弯腰)、撒目(四处看)等,来自蒙古语。另外像鲁南话中的恶词(碎草末)、司维(修理)都是外来词。

有些方言是借用古书上的一句话,而改变了原意。如“周吴郑王”借用百家姓上的一句,形容一本正经,或者事办得完满。

记者:为什么要抢救方言?

山民: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信息传播工具,方言迅速消失,甚至几乎可以说马上就消失殆尽了。如果不及时地记录下来,将是民族遗产的一大损失。

要抢救方言,就要让大家认识到方言不土,讲方言不丑。其实鲁南话里许多我们看来是方言,在北京土话中同样存在,比如:

良搭良搭:走路身体和颈部强直,头迈步向前点。

格档儿:高粱秸秆去了穗头、叶、外皮当中的部分。再去掉硬皮,叫格档儿。

各漾:胃里翻腾,恶心。也作各各漾漾。“心里各各漾漾的”。

梗梗着:脖子强直,“头梗梗着”,梗在此鲁南读四声。

悖乎(北京作悖晦):人年纪大了,考虑问题不合时宜,或糊涂了。

背查晃:背,鲁南读避,四声,北京读贝,四声。意思一样,即角落里,看不见的地方。

褒贬:正反语素构成,但只保留了反义,失去了正义。挑剔,指摘的意思。

半不溜子:事做到一半,或专业学到一半。

把:鲁南和北京都读拜,介词,如:他把碗摔毁了。

白搭:白费。

安根儿:原本,原来。

挨肩儿:出生时间靠近的兄弟姐妹。“他俩挨肩儿。”

方言的消失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人也不能够让某地的民众必须使用方言。抢救的方式一是作采访记录,二是作为国家来讲,应把尽量多的方言词汇收入到普通话中去。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家论坛”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亟待抢救》,呼吁全国的学者重视方言的抢救工作。后来发表在中山大学的《民间文化遗产》杂志上。

枣庄的方言研究,原来我知道的就是枣庄学院,那时叫枣庄师专的王希文教授写的一本《枣庄方言志》,那本书很有价值。搞三集成期间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可惜一是太简略,二是王希文先生是外地人,对枣庄方言深入理解不够。

回到枣庄这些年,一直没精力做这项工作。我和徐高潮、杨传珍十几年前曾合作编辑一本《鲁南方言俗语词典》,词条基本上都采录好了,就是没来得及写释文。一直拖到现在,徐高潮先生已经去世了。

去年年底,我高兴地听说台儿庄我的一位一中校友贺懋莹写了一本《台儿庄方言词语》,很可贵。最近听说徐高潮去世前曾写了一本《滕州方言志》,马上要出版。这都是很可喜的。

另外,徐州、临沂都有人做他们的方言研究。所以,我盼望更多的枣庄人来做这项工作。我自己也争取和杨传珍同志一起尽早把《鲁南方言俗语词典》做出来。

